

張弘山集四卷

〔明〕張後覺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張

尚淳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宏山集四

卷》提要

弘山先生教言序

秋籍莊邑因祖移居安平

鎮志

縣百餘里入庠時初見先生德
容靜然詞氣和平心切慕之意
其巍然世俗之表何修而得此再

踰歲會同進朱友問之迺曰吾

教言序

一

莊弘山張老師也村居樂孔孟
之道有季羨子歎不聞乎秋曰
願往見焉次黎明卽約朱友步
其廬遂見先生先生曰子來有
志於學乎秋曰孔孟世遠不知
何所謂學請教之先生即授以

長知之學言之終日其言真切其
旨遠徹秋遂忻然有省曰不遇先

生終成曠瞽遂師事先生執弟子

禮畱數日日聞其所未嘗聞者

別來此志奮然就而與同志趙允

升諸友相講學焉因遂遍交海

內理學先生聽其言聆其音趣

益信先生之學誠孔孟真傳也

先生年益高學益精我穎翁

宗師督學山東聞其學相與益

切為建願學書院於長清山中

群弟子而授之四方同志者日

教言序

往歸馬秋侍先生二十有餘季
於學雖無得凡有所聞即私記
之以爲書紳法今以宦遊去先生
三四載未獲親炙其真意而切磋
於友朋願備述其始末教言錄之
與同志者一誦法云

教言序

萬曆二年冬在平門生孟秋頓

首書

重刻語錄叙言

先大父生平不喜著書所訓誨諸子
姓者家法具在若索之竹素則無
矣存日教言一冊乃我疆益先生所
紀錄非家藏也即嘗遊燕邸適
金陵入水西日與諸鉅公宗匠上下
語錄敘言

一

其擬議非不多所講說時不肖方舞
象為諸生不獲從遊豈直不能
錄亦無繇錄也茲錄所載悉昌黎
講道堂中語齊君輩錄之而壽
之梓則漸右樂先生也夫昌黎齊
君我疆先生門下士錄皆與先大父

面談若樂先生與先大父為同時
顏色未始接磬欵不相聞乃以齊
君所錄為先大父壽梓則先大父之
邀惠於樂先生者為何如儻所謂
異世同符非耶已而少山朱尊師
於燕得一帙示不肖不肖曰先人緒
語錄敘言

二

餘繼在後人後人弗繼如愁忘何
是故物而委之塗也因報且泣日
惟家聲之隳是懼遂手錄重
梓藏諸家廟用告先大父俾知當
今世猶有知己如樂先生者若夫
箕裘有緝而衣鉢無傳則繼述之

是不肖淳且又自愧矣

萬曆己亥不肖孫尚淳謹識

弘山先生集目

一卷

教言

二卷

語錄

三卷

文

明故先考府君墓志銘

詩

弘山集

目錄

書屏

良知歌

開吟

報孟我禮

三
與鄒穎泉

寄李定菴

四卷

弘山先生墓志銘

丁懋儒

弘山張先生傳	孟秋
弘山張先生墓表	張元忭
弘山張先生祠記	王汝訓
名公評附	

張弘山先生集卷一	莊平張後覺著
吳橋范景文	
光山畢佐周編	
聊城朱延禧	
梁廷樞	
堂邑張鳳翔校	
孫男張尚淳	
曾孫張明俊	
張明傑	
張明僕	
張明璽錄	
弘山集卷一	

張弘山集卷之一

教言

秋初見先生問學，即講天聰明。吾謂吾人是非邪正，一觸而知是聰明也。何以爲學，乃天然聰明也。如今順我天聰天明，應去便是聖學。秋遂恍然有悟，因歌之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因物付物，人道乃成。

一日問孔顏之樂，先生曰：飯疏食一章見之。孔子說我餓了，喫些飯，渴了飲些水，倦了曲肱而枕。樂在其中矣。若不義富貴，如浮雲然，看他饑食渴飲，無一毫意必安排，正是天然順達，不假人力，便是真樂。顏子不改其樂，亦是此意。

先生嘗教人曰：一得未得方是真知，方是聞道。

暫得暫失，笑不得，知筭不得，得。

先生與陳鐵峯書云：吾兄天機自運，不落形色。

湏朋友常相聚會，更見穩實。

先生與秋書云：聖人教人千言萬語，俱是入門話頭，到宗廟之矣。百官之官，只是常常見此而

已，更無他說。

秋一日舉顏山農快活歌請教，先生曰：所謂快活者，非樂光景之謂也。性體原自充滿，無少欠缺。原自生生不息，活潑灑地。此是真快活。若有毫私意，便不快不活。

聖人學問第一義，只論性不論過。

作聖須先透性，透得此性，只順此性，便是聖學。

嘗問聖學有功乎？先生曰：待說有功夫，却是無

弘山集

卷一

三

工夫。待說無工夫，却是有工夫。此間最妙，當自得之。

學問不在講說，只在默體。彼此真意相觀，自有進益。

嘗問孔子說七十不踰矩，前此猶踰矩乎？先生

曰：凡孔子說話，都是實詰。嘗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豈果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哉？當食而食，當寢而寢，此便是學。便是不踰矩。當食而思，當寢而思，此便是思。

無益猶是喻矩也觀孔子云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其學益進矣

嘗問發憤一章先生曰此是聖人真實語吾人只是一箇學樂亦只是學天地間只是一途順逆有兩境舉食則允富貴功名之類皆是也舉憂則允貧賤患難之類皆是也憤是樂之真機樂是憤之本體憤亦樂樂亦憤無二理也聖人如此而憤如此而樂不見食之可願不見憂之可戚無窮通無得喪無久暫不知老之將至也

弘山集

卷一

王

三百三

此是至誠不息處所謂學而時習之一章亦是此意

問白沙詩云至樂終難說何如先生曰孔子開口都是說至樂孟子雖說難言却言許多天下無有說不得秋曰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竊嘗疑之南歸觀之可見無有說不得

嘗問一貫之說先生曰夫道一而已道只是一就盡了非謂以此貫彼也又問曰何為有萬殊之說曰萬亦只是一問曰魯子唯一而言忠恕

何也曰忠恕就是一程子說中心為忠如心為恕甚有理

和而不流中而不倚和是不流之和何等強中是不倚之中何等強這中和至死不變方是君子聖人論學原無方所見得透時說聖賢的話即是說自家的話

逸民之行有可不可終是執着孔子無可無不可無意必無方所活潑灑脫所以為聖之時也嘗問聖賢學問各不同如何先生曰只是一弘山集

卷一

四

三百三

箇真真感真應更無他說

先生不著述嘗勸之先生曰五經四書聖賢論學俱已詳透但人不肯體察耳聖學只要傳人不在著述

嘗問動靜分得否先生曰人心原是活的原無不動時動而無動便是靜聖人主靜君子慎動動亦靜靜亦動也只是一箇

人心是活的原無無念時原無無感時正感正念便是實功

問聖經一章先生曰聖學之要只在誠意秋曰

明公云意者心之動心無不善動而後有不善

此言信否先生曰子以為何如秋曰意者心之動心無不善意何有不善意原自誠誠其意者復其本然之善而已先生曰然

或問誠意章先生曰惡惡莫好好色何等真切便是毋自欺便是誠意

或又曰此處人皆可能如何云天下鮮矣先生

曰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便是公好惡便是

意誠平天下絜矩只是公好惡如今人作的意

思多

或問為政先生曰堯舜之智只是急親賢為治之道善用人而已

問誠無為幾善惡幾者誠之動也誠無為幾何有惡揆孟子性善之說似有未穩先生曰然心性情才氣原是一箇湏要會得

人之神明謂之心者貫於一身無在無不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也不可錯認

為學只是要真心心有不真終日講說還是假的不謂之聞道

孔門顏子以下美質莫如子貢夫子拳拳啓之子貢以博施求仁夫子教只在心上做不在博上做子貢以多能稱聖夫子曰君子不在多能子貢以多學而識目聖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不是多學子貢以言語上觀聖人夫子教以無

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晏啓而不悟故曰莫我知也夫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由

弘山集 卷一 六

此觀之聖學只在易簡不在多學故曰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矣此作聖之要也

明公知行合一說發得極透孔孟後無人看破明公致良知之學真作聖之的訣言出於孟子却能發得透徹廣大

先生在鐵峯山莊夜坐與邢一齋張定菴論著察之說曰良知昭明如此燈光明何等著察聞之者皆有省人好動固是病好靜亦是病

問不睹不聞如何戒懼先生曰不睹不聞性之體也所謂隱微也獨也戒懼者保此性體而已不睹不聞是未發之中就是已發之和無兩箇誠明只是一箇誠則明明則誠無二理也

問克己復禮為仁先生曰聖學只在復禮上做禮即仁之條理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而已非禮非仁也秋因問曰視聽言動文也後禮禮也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之謂與先生曰然問曰孔子群弟子問仁孔子答之不同果有異

弘山集

卷一

七

與先生曰皆是顏子第一義無二說也

處貧難富而無怨難富易富而無驕易貧而怨難者富而必驕易一機也

問勿忘勿助先生曰只必有事焉便不消說勿忘勿助勿忘勿助即是必有事忘却忘在何處助長便是忘只是一箇病

過化存神是說君子身上事所存所養神而無方化而無迹是天地之神化也是以殺之不怨利之不屑遷善而不知也

問曰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可見心即仁仁即人人即心也是否先生曰然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性命只是一箇孟子互言之正見其同也

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先生曰寂感是一時原無二界

思是聖功之本只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便是亂思便是私意聖功之思是何思之思無思無不思為聖人思何無得

弘山集

卷一

八

一日問精一之說先生曰道心最為微妙道心不雜便是精道心不貳便是一便是執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便是精一工夫

龜陶學問最精說箇天聰明何等透徹明白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便是天體流行何等著察故存心養性所以事天為學須做真人聖學不明縱是為學還是假的孔子之學群弟子都會推崇但不如孟子善形容觀他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义則

人可以遠則遠何等活潑無意必正孔子所謂無可無不可也所以為聖之時所以願學孔子觀聞楚狂之歌便下與之言聞子路之告便使反見魯人猶較此處亦為之兆便是無方無體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問伯夷柳下惠何以不同道先生曰孔子好學故博學故謂之集大成伯夷柳下惠不如孔子好學只是學成一家

嘗問顏子不遠復意孔子稱顏子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知不善不行不善此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處所謂不二過不違仁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是心之本體顏子不遠于復便是不改其樂孔子所以許其惟我與爾有是夫也先儒以顏子未達一間似說不懲觀周子處一化齊之說益見先生曰然先生與秋書云近年來只體得一箇良字願吾子時時體此千里之祝亦只有此而已右門人孟秋錄

先生曰大人之學其道安在在明明德而已明德而不親民失之空虛而無實用故又曰在親民天之生此民都只在事事物物上做去能各得其職方謂之親民親矣或不出於天然自有之良容有一毫人為矯強之私則亦不足以語至善矣故又曰在上於至善善而曰至學之極也吾人之所止也知止就是止至善人能真知至善而止之則定靜安慮得皆從而為之后矣此止至善之妙用說后就是先無本末終始先後之謂也到了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乃是着落在事物上不知親民原有至善而人為雜於其間其所親者不免着落于形色斯其為末為終矣能不着落于形色而親其民者皆本來自有之良則本始在我又以何者為末終乎知本始當先者而先之未終當後者而後之去道復何遠之有不觀古人為學乎先其本始后其末終在古人則然也明明德於天下是在國則明於國在家則明於家在身則明於身隨其所在皆

明其明德至於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嘗有不得其理者固皆着落於形色是數者俱不免為末為終而已然未必有本終必有始於其本終

者求其本始而先之國未終也不先其國而先治其國則以吾本來自有之良而治之矣家未終也不先其家而先齊其家則以吾本來自有之良而齊之矣身未終也不先其身而先修其身亦惟以吾本來自有之良而修之矣至於心意知物莫不皆然由是物格於先而後知之為

弘山集 卷一
十一

未終者復其本始而致矣知至於先而後意之為未終者復其本始而誠矣意誠於先而後心之為未終者復其本始而正矣以至身家國與天下莫不皆然是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本始而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為未終知所先後此古人學得其要而後世所當法也其在於今自天子至於庶人亦惟學古人之所學各以脩其身為本而已矣只說一脩字則誠正致格及齊與治等都該盡了還是上文以本始為先之

意苟本始不先則其本亂而未終治者否矣本始其所厚者而薄之未終其所薄者而能其厚是形不端而影得其正有是理哉

諸友會大雲寺時王見虞公在座先生曰吾輩此講俱出真意即此可謂之行否諸友於合一之說有省比靜坐良久先生曰此際不假言說真意相觀即無言亦可謂之講否諸友於合一之說又有省

弘山集 卷一
十二

問民可使由之章作王道看之何如先生曰父母不使子知王者不使民知惟不使之知所以民日遷善而不知若使之知則歡虞矣豈王道乎

門人有問用功苦難者先生曰還不是本體用事自生紛擾自生迴避所以苦難遠得本體則天真自運不假人為就簡易矣何難

問先儒云存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此說何如先生曰心一而已存養的箇甚存養此而已省察的箇甚省察此而已省察既是此則省察

亦存養矣省察亦存養則省察亦主人翁矣有二乎哉

問古人云自得必用功而後得乎先生曰功夫便是自得夫本體原自得也用功不當不得本體是不得也用功停當得此本體是得也不假安排是自得也彼求益於本體之外者是多也非得也置此於空虛之地者是迷也非明也非明非得也自得之學自味之而已

問古人云懲忿如椎山窒慾如填壑如何先生

弘山集

卷一

十三

曰謂甚功夫做得難山可椎乎壑可填乎愈難而愈遠矣懲忿如釜底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如此用功方是高手功夫是本體上做真知是忿忿自憲真知是慾慾自窒消息之者在我而已學原易簡

先生會穎泉鄒先生曰某近覺得良字甚為有力透得此處真是作聖之基外此言知不是知外此言能不是真能此本然之善也生而有者也知則天知能則天能天心不假人力復之

者復此者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善學聖人者孟子而已

有舉朱陸異同之說者先生曰汝輩且於自家良心上體察莫在儒先上體察良心之所同者吾同之良心之所異者吾異之儒先之同異求之可也不求可也區區於朱陸之異同乃於自家良心置之不顧是自異也非君子之學門人有專事講說者先生曰學問不在講說只在實踐實踐得則講說亦是真功實踐不得縱

弘山集

卷一

十四

所言悉當空談而已孔子云恆躬之不逮正是

吾黨薰藥石

門人問舉業之為累者先生曰即此亦是遵制但無願外之心而已古人云得之自是不得自己是以是心為之雖名為聖賢之學者急功襲效為累不淺況舉業乎君子之學盡分而已是

乎不以是心為之雖名為聖賢之學者急功襲效日諸友於實踐之說有省

先生謂陳鶴涯先生曰學問既識本體湏日日

天體用事不落塵埃方有長進若只正一正對一對既作復止非功也

鵠翁曰若功夫做不去如何先生曰不怕做不去只怕種不真

人須是學復自家本等的全人學聖人猶貳也自家若非原是聖人的全體何以學到聖處如顏子起初步亦步趋亦趋猶是學聖人至於不伐不施知為已矣猶未免有迹也到得智聰不事同於大通則人即是我渾然無間矣大舜善弘山集卷一十五

與人同亦是如此

先生謂羅近溪曰今之為學者知其可而為之知其不可而不為以為是亦足矣不若天體靈融真機自著不必求知其可而所為自可不必求知其不可而所不可者自不為此則所謂無可無不可也由所知以造於聖不可知其為知也不益精乎

問不睹不聞先生曰不睹不聞非無所睹聞之謂也在形聲之中而有不落形聲者在即至善

之理也此子思得曾子之精處在天謂之無聲無臭在人謂之不睹不聞在中庸謂之中和在大學謂之至善一而已矣

問何有於我哉先生曰聖人望道而未見故不見已之有也不見已之所以為聖人學者惟見已之有故不能到聖人地位故滿最害事曰我無能焉者亦不見已之有歟先生曰然惟不已之有故不自以為能也堯舜事業自堯舜視之如一點浮雲過太虛此正好看聖人之心

弘山集卷一十五

十六

周公真聖人也其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文王是說自家的此天然語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問先天之學先生曰先天人不識至道古難傳將以為遠耶即目前俱足將以為近耶亦誰能透得非道之難傳在不識者難之待汝心體無累時來說新因豁然有悟遂歌之曰每道先天在眼前眼前無處不通玄直須坦步青雲上日日說天不是天右門人趙惟新錄

一日後伸問觀過知仁先生曰聖人不觀他人

之過亦未有既謂之過猶可謂之仁者蓋吾人之過黨類甚多非但為不善而後謂之過一念一事不本於天然之良即謂之過天然之良仁也知其所謂過者斯識仁之體矣

問克己復禮先生曰已即真我孔子說脩己說求諸己說為己都是一箇禮乃夫則不落人為

復我天則而真己能全斯仁矣歸仁是舉天下而仁之已即天也為仁由己是時時事事本乎天若曰以軀殼之我做仁是人為也妄也而由

弘山集

卷一

十七

卷一

十八

山中會語

右弟張後仲錄

其顏色也是實實的做去所以皆信之就似霸者也是着實做去所以民皆驩虞俱是着了色相只在人為上打點不是本來自有的運用所謂色取仁而行實遠乎仁也直好義天性也方是不落形色

先生曰世之英傑皆始於知其可而為之知其不可而不為只一知字便屬在我而非天然之知不可以語良矣不知其可而然為自可不知

弘山集

卷一

十八

子

91—154

人乎哉禮既復矣則時時事事皆天則運用視聽言動肯着在非禮上就是知之未嘗復行了就見顏子請事斯語之意

問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曰真我無時不在悟得這箇天機雖未事君而忠者自在雖未事親而孝者自在完完全全一時俱有一事不停當都不停當了性體虧矣及身而誠樂此全備者強恕而行復此全備者

問色取仁而行遠先生曰所謂色取仁非但善

之明

誠意說自家自欺這自乃是原來自家不欺了
原来自家總是誠意惡惡臭好好色都是原來
的一毫作主張不得識得此意就識得良字這
便是自慊這便是獨得於天者故君子慎之

天性如何離得形色只不着在形色上就謂之
天性性出於天即謂之良這良無精粗無隱顯
無本末無始終自失其本良著落在形色上然
後以形色為粗者為顯者未終者即不失其本

弘山集

卷一

十九

良則形色亦精而隱本而始矣中庸不睹不聞
無聲無臭都是此意

山中得子成書說今之所謂良即昔之所謂真

最是是最但真有天人真出於天正是良真自
人為都是妄出於天者此中光光淨淨無分毫
渣汁物來則順應之而不窮真自人為雖不虛
誇便有自以為是的意思在便不可以語良矣
良知二字不可分良就是知知就是良良外無

知外無良須要識得只是一箇

問子夏問孝夫子曰色難色果難乎先生曰若
看了色相則難矣事親豈能外服勞奉養上性
落在服勞奉養上是在色相上做而非天然自
有之良矣豈足以為孝乎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養親非不是孝但不是天
真自然靠在養上便不是孝故曰至於大馬皆
能有養人養果出於天真則敬矣則孝矣
富貴貧賤章不以其道而得慶乎富貴君子舍
乎富貴而不處不以其道而得去乎貧賤君子

弘山集

卷一

廿

安乎貧賤而不去工夫全在造次上緊要造是
造詣之造次是次舍之次次第相成再無間歇
都是此仁運轉終食顛沛都是造次中事

右男張一本錄

退問學求易簡事變恐應不來如何先生曰乾
至易而能知險坤至簡而能知阻天地間萬物
萬化多少煩細只一易簡得之人只怕不到易
簡處若真易簡充舜事業可為

宿東山中問天道人道之說先生曰天道人道

原無二理人道做的即是天道一復永復純是

天體流行不費人力一箇學問

遲問赤子之心先生曰聖人之心到老是赤子之心不曾加分毫赤子之心良知也一點靈明完全不昧孔子無知文王不識不知皆是心也若仁者見之知者見之便非良知便失其赤子之心矣

先生同張鈞石會香山寺先生問曰如何用功張君曰本體上用功曰何為本體曰不睹不聞

弘山集

卷一

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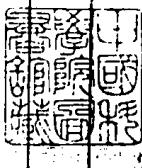
便是本體曰應物如何曰本體靈明物來自會應用曰恐有內外意思在曰直內方外舊有成說曰直內處就是方外原無二界

右門人趙遇錄

張弘山集卷之二

語錄

昌黎學道堂講語



先生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夫大人之學其道安在在明明德而已上明字無工夫此句全著落在親民句蓋明德而不親民則失之空虛而無實用故又曰在親民人也允身之所接如家國天下而為臣子夫婦長幼朋友者皆是親亦不是一槩的親去只是

弘山集

卷二

一

能各得其職就是親親民出於天然自有之良就是至善故又曰在止於至善是至善者學之極也

君子有三畏君子之心只是常常畏此三者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所命於我者如何不畏畏只是保守而已不是恐懼畏怕之意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是也大人者全此天命之理者也以畏天命之心畏之大人往矣聖人之言在焉則於聖言畏之畏大人只是法那大

人畏聖言是行那聖言只是箇畏天命

先生謂諸生曰韓子子鄉賢也子知若人之學乎韓子學清風道篤引聖經止於誠意正見性裏清一貫發蓋心意知物皆身也正誠致全此修也一修身焉胥舉之矣故下止言一修身約本而不及他見的透時說修身處止也得說誠意處止也得未有意誠而不能格物致知也再說明公格致之說益信韓子之有見焉宋儒謂韓子無頭學問不是

先儒譏韓子博愛之謂但角却不看下句而宜之之謂義了然行郤行箇甚

近時只體驗出箇良字覺得此字最妙只說一良字再不消說知字說良而知自在其中矣人能體此良字自然本體證明日覺有益天生將下我來完完全全的這等一箇人聖賢也只是這等一箇人曾不說半句的吾人不如聖賢處只是不如聖賢不失了原來作人的道理原來作人的道理良心也聖人之心到底只

是這箇良心吾人把這良心遮迷了其有怍於人愧於天也多矣若肯思量我也是箇人也是天生的箇人把良心時時體驗一猛裏打過這利害關頭使天體日日用事不落人為就是不失赤子之心如何不如聖人

良是人心原來自然本體光光淨淨無絲毫人為的意思一有心為善就算不得良了諸生有問應事苦難者

筭計以本體應事如何苦難如此就可以知孔頗之樂

吾人為學不要在人為上用工夫只天機自運而已天機到了熟處就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地位

學問只怕執着若執着甚執着在甚上執着在應上用工夫就着在應上了執着在靜上用工夫就着在靜上了只是常靜常應常應常靜而已矣孔子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亦此意也

人人都有這箇良只以此良應將去就是聖學

了今人全是一自家意思作主張故喪失其良耳

若自家意思作主張則心不虛矣心不虛則善何存而入乎此正是吾人為學的大病處直須拔去病根時時在良上體驗方是聖學下手的工夫

一日問天理要存又存不來人欲要去又推不去如何先生曰汝只在良上用工夫久之天理不待存而自無不存人欲不待去而自無不去

弘山集

卷二

四

三首十

若有心存天理去人欲則存者未必存去者未必去徒自憧憧往來耳非學也存天理去人欲只是一件事存得天理在人欲自然去了

先生謂諸生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思只是一箇汝等發之諸生發之不透請教焉先生曰這箇只在良上默體不學之學是真學無思之思是真思壁諸該提愛親敬長之自然真切處就是學愛親敬長之靈明昭著處就是思若這思一思這親當愛乃愛之這兄當教

乃教之非良也無得於靈明固焉而不安於自然始焉而已

聖人吾人所以異處只在學不學耳聖人不是天生的全是學成的吾人學不如聖人是故人品不如聖人若心聖人之一念就是一念的聖人若行聖人之一事就是一事的聖人久之念念事事都是聖人的心事是亦聖人而已矣故

曰聖人可學而至

舜好問好察禹聞善則拜孔子自以為不如顏

弘山集

卷二

五

淵是數聖人之心何等的樣虛惟虛所以受天下之益為天下之大聖也心聖人之心者當先心聖心之虛

一日問改過遷善何如先生曰改過就是遷善原無兩樣人不患有過只患不能改過改之久則無過矣無過則善矣若文過遂非就不是遷善了

顏子不遷怒無怒也奚其遷不貳過無過也奚其貳總是見他天體光光淨淨無有毫釐染着

所以為顏子復禮之學若以常說杞顏子說低了如何叫做復聖

問聖人有怒否先生曰聖人未嘗不怒可怒者怒之而已矣已不與也雖是有怒也叫不得怒怒而無怒聖人之怒耳惟之喜與哀樂莫不皆然此便是未發之中就是已發之和

心即事也事即心也心與事只是一箇二之則

不是矣

會講德堂諸生侍坐默然良久先生曰只此是

弘山集

卷二

六

弘山集

卷二

七

學不在講說此心常常如此再不間歇就是聖人之心

聖學只在心上做不在述上做

一日問聖人之心先生曰聖人之心常常的是箇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此真心也人皆有之不能全之惟於乍見時有之人能時時體驗保守得此心常如乍見之心就是聖學

這箇良是我天然自有本體無有分毫人為的意恩若有一毫人為縱所為悉當也算不得良

算不得良却是色取仁而行違霸者之事了問孔子惡鄉原章先生曰鄉原譏狂狷譏的是說善斯可矣說的也是他也是實實的去為善其所以可惡者只是闊然媚世處惟其如是之心所以彌縫的甚好忠信廉潔無可舉無可刺而衆皆悅之彼亦自以為是此正不狂不狷似中道而非中道也故孔子惡焉五霸亦是這箇學問但五霸淺而易見耳故曰高之為鄉原卑之為五霸孟子賤霸亦孔子惡鄉原意

或問費隱章先生曰勿自欺也這箇自是我原然有的不要欺了我這原來自有的這箇自見惡是即惡見好色即好色等快足就是自憐就是勿自欺就是誠意下句慎獨二字是我獨得於天者即自也慎獨只是保守我這獨得於天者不可失了前輩說真心為慎人為為偽有理子思莫見節亦是曾子這箇學問

或問費隱章先生曰費慶就是隱非費中另有隱者在孟子形色天性意亦類此夫婦與知與

能良知良能也聖人不知不能無不知無不能也孔子無知文王不識不知是以天地運行皆是此道總見得天地聖人足以盡道朱註把天地聖人就小了天地聖人苟不足以盡之道果何道也哉是道也無形無聲天下豈能載得無物不有天下豈能破得鴟魚節鴟魚亦是道飛躍亦是道上下察的察字是著察之察即鴟魚之飛躍見察上下的—節耳正是莫能載莫能破處註謂皆費也所以然者為隱未穩費就是

弘山集

卷二

八

隱了下節特結言之

問誠明之說先生曰誠明是一貫的道理直從聖經誠意致知出來誠就明明就誠時說誠則自然明是也明則可以至於誠矣非也曾子子思孟子言各不同只是這箇學問問天道人道先生曰道之天然處是天道人所當為處是人道天道不外人道人道做的即是天道人只打從天然處做去自然天體流行只是一箇道理明公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

弘山集

卷二

九

是學不慍也是學所以為君子之學

或問賢章先生曰此就良上看吾人只良處見賢就賢而輕易其好色之心事父母就能竭盡其力以事之事君就能委致其身以事之二能字良能也註云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未嘗不有其身何以事君只是致極吾身以事之而已矣與朋友交言就信全是天真運用就是學了

易至於忽略故以出門二句告之見大賓承大祭不是加意敬謹但此時只是真心然出門無人是心之易縱時也我去使民是心之易逞時也故獨以出門使民言之出門之心如見大賓之心之真使民之心如承大祭之心之真時時處處此心真切將已所不願欲的勿施於人身在邦無怨那邦人在家無怨那家人這箇就是仁了亦是顏子克己復禮之意不可以上章為乾道此章為坤道只是一箇道理告諸子問

弘山集

卷二

十

仁都是此義

聖人一生只是學幹事也是學如舜好問就是那學問的孔子自少至老無一事不是學亦無一時不是學誦詩讀書是為學中之一事顏子不受不求子路不忮不求吾人把這愛求的心一刀兩斷方可為學若割不斷這箇病根不謂之大勇

右齊鳴鳳錄

先生初至學道書院即講孝弟忠信四字謂吾輩在天地間只四箇字終身用不盡了外此言

易至於忽略故以出門二句告之見大賓承大祭不是加意敬謹但此時只是真心然出門無

人是心之易縱時也我去使民是心之易逞時

也故獨以出門使民言之出門之心如見大賓

之心之真使民之心如承大祭之心之真時時

處處此心真切將已所不願欲的勿施於人身

在邦無怨那邦人在家無怨那家人這箇就

是仁了亦是顏子克己復禮之意不可以上章

為乾道此章為坤道只是一箇道理告諸子問

弘山集

卷二

十一

堯舜之道不過曰孝弟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堯舜之道不過曰孝弟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又為士之次孝弟豈有二乎哉但曰稱孝稱弟便是着落在色相上做便非堯舜孝弟故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色取仁而行遠所行者非不是仁的事但着在色相做故謂之色取仁而行實遠乎原來自有之仁若不是實做箇仁的事如何在邦在家必聞霸者之學正是如此巧言令色鮮矣仁亦是

學便不是學堯舜之道亦曰孝弟而已孝弟只在徐行後長豈難事哉故曰所不為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只徐行後長在坐者莫不然卒不得為孝弟者何蓋徐行後長乃是不學不慮天機順適真性運用故謂之弟即此真

性隨在皆然便是堯舜孝弟但人除此徐行一節多非真純用事對此徐行不過故不謂之孝弟諸生於良知之說有悟

問鄉黨稱孝宗族稱弟彼所謂孝弟乃色取仁

也彼所謂稱乃邦家必聞也是否先生曰然

先生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箇只是一時即今真心聽講窮理與抑盡性與栗曰所謂窮者

盡也如今在坐者真心聽講更無雜思妄念凡

孝弟忠信之禮此時完完全全無少缺欠便是窮理便是盡性是否先生曰然

問著察之說云良知昭明如此燈光明何等著察此言何如先生曰性體靈明不昧原自著察

行之習之豈有不著察者行之不著乃不著之行非行也習矣不察乃不察之習非習也故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周子云不思無不通為聖人豈惟聖人吾人亦是不思無不通惟王心齋見此

學思只是一箇學而不思是不思之學故謂之罔思而不學是不學之思故謂之殆

為學之道只了當下了此當下又有當下終其身只有一當下而已

季君能致其身非不有其身之謂也蓋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必委曲其身務成君之身無補於國家之敗亡何益非子夏必謂之學本旨也要之不有其身特事君一節耳顏子到如有所立卓爾便却與道為一了非卓爾之外又有可從者在也卓則一無高堅無前後也從則二如我去找人一般然則既立卓爾而又復何從哉故曰末由也已

問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利是利順之利仁知是一箇安利無二途就安仁上說謂之仁者就利仁上說謂之知者是否先生曰然

為人謀而不忠不爲人謀事之謂也蓋所謂入謀鬼謀之人謂有人在天地間凡職分之所當為皆人謀也人謀而忠實人只天無自有之良此曾子自省意也

即今真心聽講更無妄念但起實踐工夫但離此會定不如坐講之真心耳志學者常常守此

可也

陽明先生教人如猫伺鼠如鷦伏卵我則以為不然只體一良字何等省力此是捷徑工夫聖學之要

為學須要勇猛方濟得事世有一等剝惡人若移之為善則其為善也甚易故周處所以能變惡為善也

世有非議講學者此輩敢於非議定有一段勇敢之資若一有悟便可與入道此孔子所以思弘山集

卷二
十四

狂者

問思者聖功之本思果何謂先生曰無思之思是謂真思有心之思皆妄也此思即何思之思誠意之意故曰聖功之本不可錯認

右宋饑栗錄

為學要常會善人古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所謂幾日不見黃生鄙吝即生以黃生善人也常會善人則薰陶日久自不覺其入於善矣薦問先生云知其善而為之知其不善而不為

此是下手工夫否先生曰亦是但着色相上去

不如隨吾良處做自無不善自不為不善

薦問仁知合一云吾心一理也而曰仁者樂山莫非山靜物也遇其靜而樂之故謂之仁知者樂水水動物也遇其動而樂之故謂之知乎先生曰然

薦問是故惡夫佞者先生云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實以害之聞夫子說他就舉一段有理的言語答應實非使之本意故夫子惡他非是惡他引、上集、卷二
一五

說的不是惡他昧了本心取辦於口以文之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愛親敬長人之良能也堯舜不過順此良而已父母愛他固是此孝父母惡他亦是此孝只管順其良心以盡孝弟初不知父母之愛不愛也所以父母畢竟底豫了書曰不格奸蒸蒸義不格奸者不正彼之不是只管順我之良以盡我之道人自化之正如物在籠內火到氣足物自熟了故曰蒸蒸義父母雖底豫父母何嘗知乎堯舜何嘗知乎惟其不

知只順此良做去所以於變時雍四方風動成

了大治堯舜之道不是孝弟是甚麼

右王 薦錄

先生群弟子坐於北寺說學而不思則罔不思之學則為罔思而不學則殆不學之思則為殆學即是思思即是學學思本是合一

世人只是有這夢知見是以不能順着良上應事且看左右服後他只是無知見所以唯命是從畧無勉強他若萌夢知見便不能如此自然矣世人若能順這良上應去不要參之以知見自然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

先生南還憇於旅舍對諸生發明性命之旨曰天命之謂性本是一箇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性也有命焉是性即維天之命使離命而言性是性君子不謂性也仁義禮智天道命也性是命是命即成之者性使離性而言命是命君子不謂命也孟子互言之正是性命之同
先生將行孟先生問為政曰鑑空衡平問牧民

曰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右吳大定錄

國祥問事君能致其身如何先生曰事君能致其身非不有其身之謂也能字乃能為之能致字乃委致之致謂人臣事君善能委曲其身以事之如甯武子之愚能濟其君又能保其身是已知不有其身則身已無有矣如何謂之能致

問賢賢易色先生曰賢賢易色易字乃容易之易非易其好色之心之謂也蓋錫馬蕃庶只夢弘山集 卷二 十六

形色雖好賢之所不廢而真好之心猶以此為待賢之常人之所易盡焉耳如曰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然理欲不並立安有易好色以好賢乎況當好賢之時無此許多變易也即有此變易亦非真好

問持志養氣如何先生曰志氣原是一箇養氣即所以持志非養氣之外又有所謂持志也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者謂有事來則順事應去而勿正心如正真心則有意必矣故曰勿忘

勿助義也

右張國祥錄

先生率諸生偕鄉先生會桂學道堂曰我輩學無他孝弟忠信是已人於他事或偽為獨孝弟乃是真心觀之孩提愛親敬長有何莊飾不過率性之良自然愛敬古之聖人做的事業光明俊偉亦是此孝弟之真心發見爾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且如徐行後長是真心否衆皆默然

吾人見長者不待計較就能徐行非真心乎然

弘山集

卷二

十八

謂所不為也吾人見長者時有此心不見長者時便無此心便做不得聖賢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者只是常存此心無一事做不到恰好慶回也其庶乎屢空空者無欲之謂即良也聖人無思而無不通方是聖人地位

弘山集

卷二

十九

之道也顏子心齊坐忘少了許多知見憶度之私故曰其庶乎屢空若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殖亦無害但億字是大害且如貨殖一事其獲利便是憧憧往來非良也寧不為心害耶故夫子曰賜不幸言而中

士農工商皆可以入聖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句只是我心如是使上下四旁亦如是人已只是一理又用去度然後為堯舜於是衆皆忻然

人之應事惟以良心應之斯事無不善此良字是我原來本體渾渾淪淪忘物忘我再無知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易曰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再不用知識思慮穿鑿只以自然應之便了如孔子無可無不可不知其可不可而所為自無可無不可也我輩應事便添許多知見便不是本體了知見甚害事無思而無不通方是聖人地位

方能使之得所能近取譬言亦是此意此正恕者

之事故程子曰如心為恕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不是恐懼是保守天命之理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畏大人物體大人之行於身也畏聖言者體聖人之言於身也此正孟子終身之憂如舜而已之意也

人心最良不可染着色象亦不可有執持今之論道者曰人心本是快樂的物吾只快樂此是

偏向執持平樂著於樂之色象矣不知人心本無一物當樂自然樂之沒有一毫偏向之心斯之謂良也惟之喜怒哀亦然

問行矣而不著章先生曰著察只是一理不可分當然以然蓋著即察也其曰不著不察謂徒察道在天下本光明正大無處不呈露夫人之行習多邪僻暗昧何以謂之著察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著察也周曰所謂著察者亦是

良心之著察乎先生曰然

右宋維周錄

一日論本末詳因問先傳後卷分本末否先生曰本末原分析不得洒掃應對就是誠意正心孰為先傳孰為後卷如草木大的也有本末小的也有本末君子教人又如何分析本末誣人也有始有卒即是聖人子游不知一貫道理故有本末之分

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果是樂山水否先生曰

弘山集

卷二

廿

仁知自有真樂無動無靜一天機也山水一遇天機自運自不覺心地活潑遇水便樂水遇山便樂山總不遇亦只是常常如此而已

問修己以敬一章先生云修己之道不外於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看當時於變風動氣象天下何等安然亦只是一敬子路不知主敬合一道理故少之子貢博濟求仁亦中此病又問黎民既於變風動夫子又如何說堯舜其有病諸曰此正是至誠無息的意思

一日在學道堂論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章先生云人子養親難道說不是大事但孝親之心一有不至猶望盡於他日惟送死之事必誠必信無一毫假借這纔是真心這纔是當的大事說送死正教人養生處如此方是

又論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章先生云世人說大人自是與赤子不同不知赤子就是大人非赤子之心別有大人也特不察原來的道理故耳吾人能涵養本源良心不失即是大人矣觀人心莫不有仲尼之說自見

弘山集

卷二

廿三

右齊應祥錄

天下之道只在當下聖人之學只求當下當下學到終身終身只是當下學者終身無成只因當下放過

孔子一生實是學知不是謙辭觀其言不曰為之不厭則曰丘之好學不曰好古敏求則曰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分明是學知工夫故曰我非

生而知之也好學如夫子者顏子一人而已尚澹從遊書院坐良久先生曰此時覺心體上如何對曰覺有妄念曰覺得是妄念便是進益澹又問酒掃應對如何便精義入神先生曰我叫你聲名字你便答應不假思索不落知識便是精義入神了酒掃亦是此義

或問牽機者行往東又往西何所持循先生曰該往東就往東該往西就往西何所不持循

弘山集

卷二

廿三

右張尚澹錄

張弘山集卷之三

文

明故先考府君墓誌銘

先考府君寢疾久進不肖孤後覺曰吾將以後事屬汝夫墓之有誌以紀實也若必求達人以粉飾其辭不可以傳且所聞不遠所見之親即不諱汝自誌以成吾志孤泣曰謹受教乃嘉靖辛丑七月四日府君卒不肖孤罹荼蓼之苦不勝悲號援筆以誌府君張姓諱文祥字德符別號東社世居

弘山集

卷三

十一

三百四十七

茌平東界社卽口古之興利鎮也先世為元宦族祖塋尚列翁仲柰碑歲次火字畫剥落兼譜誌無存不可考矣五世祖諱景初避亂南遷逮我朝混一仍還茲土景初生得山得山生大勝大至大廣大智孤之大父諱訪大王所生府君之考也俱有隱德府君體貌魁梧性行醇雅少慧聰日記數千言大父每撫而歎之曰吾先聲待汝嗣其勵之以鄉居罕所取法命入邑受師館寄親識之寮府君方十二三歲承順親志童蒙玩嬉一無所事

文毛詩即了大義及弱冠經史子集無不究其典

補色博士弟子歷督學使者皆試第一鄉邦咸以

致遠相期府君處之愈恭教授諸弟悉有時名大

父喜謂曰汝弟亦成立門祚可保無墜慰吾夙望

惟汝力府君益齊樸彌篤常視天下事物如已遇

有急危輒思拯濟清平縣幕素無識時罹誣訟有

司鍛鍊成獄人咸冤之無敢言府君為進白獲免

後復完人幾敗者數事而不求人知率類此邑掌

教潘公廷憲廉其畱恩於不報之地嘆曰行業如

弘山集

卷三

二

三百四十七

斯而猶屢科不偶耶至正德己卯乃領山東鄉薦是歲冬丁祖母楊氏憂薨嘉靖甲申大父繼逝府君自製誌文喪葬俱如禮以故春官試期兩不獲與戊子秋慨然曰吾既不能盡荷君祿以養行年五十有四而功業尚未建將若之何遂就廣昌縣令廣昌邇邊鄙民儉倍陋最稱難治府君蒞之恩威並濟日趨成功邑民馬麒麟郭鶴黨與豪橫邦人畏之如虎前尹皆莫能制府君力請于憲撫殛之境內晏然莫往道榮之公業考其績曰貌篤而心

實政平而訟理人服其確論府君奉公守法耻於媚人竟違時尚歷政三載致為臣而歸歸之日約宦耆數公月有二會考論德業鄉人範之踰年疾作右手足雖不便舉動猶嚴庭訓每戒諸孤曰爾曹各勤乃業罔隋一有驕奢滯佚無相見也日羅列諸孫於前教以小學矩度少欠安詳恭敬則有戒飭孤聞聖賢心學于永新中溪顏先生超歸以告府君喟然曰此孔孟正脉也惜吾衰老不能從事汝必進友海內高人以終此學即于病間用左弘山集

卷三

三

手親書對句曰武公九十而自修問學之功不替伯玉六旬而克己省身之力尤加進修之志老而彌篤如此丁酉冬復風傷卧床四載乃竟不起傷悼將何如哉感慕將何如哉府君生於成化丙申五月十三日距卒享年六十有六娶同邑陳氏弋陽典史君聰之女也有婦道第六文耀見任東明縣簿文華引禮官文懋監生早卒文郁生員文重文派業繼字男五十三年知醫官早卒孤後覺其次

也生員

侍王所出也女一適庠生李克勤僉憲方池公節義之子也孫男八一本再恩三聘四教五美六歲皆業儒七發入統尚幼孫女四長適長清縣李範嬪居餘皆幼重孫女一始生百日是年冬十月十有八日別塋于城東北十里許之平原以祖塋前穴下從治命也孤既次叙其槩復系之銘曰

嗟嗟我考履道孔安肆力于學小試于官祿養弗逮祖訓允邁報政爰歸厥修匪懈順化長寐命孤自誌慟刻貞珉百世罔墮

弘山集

卷三

四

書序

嘗觀天下事入九不如意若要事如意此心百倍曹何如靜味書免却閑雜累古今多少人幾箇知義利義利辨不明讀書不識字君子正路由小人壘斷立正路終坦平壘斷多顛躉營營逞機闢荒却方寸地冉冉老更催子孫難耕治區區數年來着力祛斯弊窮達已在天溫飽非吾志

良知歌

良知兩字甚莫分致良便是致知人此中消息誰

能得好向羲皇路上尋羲皇道啞山中有山中大路誰肯走醒即睡兮睡即醒此間便是羲皇友

閒吟

從來尼父教無言湏信旨中已躍然悟到鴛飛魚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書

報孟我疆

學問湏要時時自家真機流行不必立開講門戶為是苟因門戶不必立遂致沉溺更一大厄也何弘山集

卷三

五

如何如齊河房備吾春會得一聚首切當著實不可多得者曾期與吾子常會果爾必大有益塾江黃先生甚可畏前疑豁然矣去日戀戀不忍舍期得再會此願定有遂也

二

聞吾子率盛徒問學勤懇此區區夢寐所深願者今一見之何幸何幸貽教言板足領厚情但非吾所當受者將傳咷於四方矣愧愧佳論諸友甚稱揚兢相分去貴治諸友俱知此學為自家故物定

是歌手不得肯各以新得見示更望更望

三

秋初携王見虞有江南之遊長至方來東郡值羅近翁轉官陪送別與願學書院歸計離家半年矣江南得力友惟蕪湖屈多近數載只悟一良字大略與令姪從吾言過與吾子時時體此千里之祝亦只有此而已餘懷縷紛何日傾倒前賜佳音歸意懇懇方爾進用乃出是語不可不可况諸老再

得起薦新春大會靈濟宮協力振揚斯道衰老栻弘山集

卷三

六

目望之何如何如

與鄒頴泉

客歲春願學書院登領尊教覺曾告以書院久居自仲夏抵季秋日對三峯求歸知見苦乎無所得也瘡疾偶發舍弟輩迎生以歸越三冬而求友一念勃勃乎不可遏聞令器聚所先生倡學都城遂買舟北上果得與良會多所受益未幾而天臺耿老先生至生得趨候先生成就後學之念如饑渴尤不可及當與老師協力化成以底位育之功

此天下後世一大幸也願望願望吾徒昌黎子孟
秋介諸生數人來迎生入其境見山峯奇特若加
斧鑿然南望北海濤浪連天此伯夷所居以待天
下之清之地私謂斯處當有賢人萃聚既而諸生
質疑問難無間日夜其一段淳朴篤厚之資令人
愛戀不忍舍去蓋悅鄒魯之學而鄒魯之士未能
或先皆昌黎子教養力也起衰濟溺不獨一韓子
當大有望于後於是私羈自嘆有一昌黎子足了
吾願矣將圖南旋仰念老師三世一轍海內所共
弘山集

卷三

七

宗法而向慕者謹此修候惟不斬教示使生終身
佩服並乞為道珍重天下幸甚

寄李定菴

嘗讀禮云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吾恐子痛親之
未見哀毀失節不免蹈賢知之過吾儕相期天真
應用不宜至此念之念之

張弘山集卷之四

弘山先生墓誌銘

丁懋儒

弘山張先生歿余哭之慟既正學失傳權謀功利
誠惑人心而士習日趨益下

明興二百年間始倡於河東薛夫子繼盛於陽明王

公今之言道學者宗之先生崛起于北方一聞良
知之說潛心力踐純篤明粹自得夫不嗜不聞之
秘實天之所畀乃不憇遺寧非斯文所共惜哉先
生歿既數月矣孤一本蠲吉暮春望日葬祖兆懇

弘山集

卷四

一

余為誌銘嗚呼後死者之責義惡容辭按門人趙
維新狀先生諱後覺字志仁因寓號學者稱弘山
先生聞于四方曰莊平張弘山云上世無考諱景
初者元末兵起避地而雨至國初復還莊平景
初生得山得山生大玉太玉生訪訪生文祥以賢
科宰廣昌號東社行實有誌文祥生五子長後知
醫學訓術次即先生後昌壽官後奇巡檢辛未進
士維翰父也後伸邑廩生先生生有異質幼不好
弄長無妄言體貌魁偉容止端肅于人無所忤然

亦弗苟合屢試場屋聲譽雖隆竟不獲一第時論為之稱屈以歲薦就華陰教職甫三年引歸教授為諸生時夢孔廟水流入其家厥舉業套習取太極西銘定性諸書沉潛玩索至忘寢食有得則隨筆記錄慨然有任道之志邑博頴中溪學陽明者以良知誨人先生聞之曰把柄在我矣復見波后徐公於東藩自是深造遠詣直欲上法孔子顏孟而下勿論也道日益弘四方之士雲集科目多出其門不喜著書曰碑如寫真儀狀不殊精神則遠

弘山集

卷四

二

門人請刻教言郤之或曰學者湏識真心今之所謂良知其真與曰此良字生天地生人渾然至善一毫加減不得真出于天便是良若是人為還是妄曰學孔子是學自家的若在步驟間遠孔子者也曰學合人已而後成非徒明諸已而已曰朱子儘是學孔子只為下學心太重未免落在形聲上晚年謂不睹不聞是入聖口訣殆於天載之妙有默契焉者東社公有疾數年先生事之以道務得其歡心及陳夫人歿哀毀皆踰制麤衣糲食築室

獨處篋壁蕭然悉人所不堪者居鄉以禮教人莊風正而丕變于兄弟曲盡友愛子姓恂恂見者知其為弘山家人也道行於華陰雖名位在上者皆無以階禮地震人多乘機為亂先生視邑篆八日不捨數人民賴以安上司褒異及歸士民泣送若絡繹不絕登華山屢險躋嶺東望有丘壠之思歸志由此而決抵家結廬親墓日夕掃除祭必哀泣人以終慕稱焉嘗會講于長清之王遇嶺學憲鄒穎泉為創願學書院詳見記中聘先生于湖南弘山集

卷四

三

俾六郡士師事之郡守羅近溪欲建見泰書院先生與羅公宸契晤語別載先生壯遊京師與皆所楚侗諸公論學南遊后城水西之境盡友諸名公至姑孰語余曰比向來覺長進知之乎曰知相視一笑蓋於性體上盤桓即不睹不聞之旨也凡仕于其土及道經莊山者多造廬請益撫院李公漸菴兩至山居討論忘返先生病不能為禮竟促席飽蔬食焉戊寅春病少間訪余異曲山房信宿而去後漸不起易簷前使人招余永訣諱諱以孔學

不明為憂無一語及他事則先生任道之心有生死不二者矣嗚呼先生之道之大論學惟患私已治天下在干用人乃齋志而歿至於行誼純備此特著其大都曷以盡知先生哉距生弘治癸未正月初七日卒于萬曆戊寅七月三十日享年七十有六配趙氏封文林郎經之女子二長一本冠帶生貞娶馮氏王府教授持衡女次三聘中嘉女一適余長子奉祀正夢田孫男四尚默早卒尚朴娶楊氏尚淳府庠生娶劉氏庠生忠信女尚欽娶商弘山集

卷四

四

氏霖之女孫女二一適王府教授纂鳴周子庠生棟一適納級指揮李英子庠生成棟重孫女一尚幼

銘曰

天生仲尼以天自處行無轍迹易陳傳序思孟以來周程有緒大明中天良知斯起不暗不闇實契厥旨曰洙曰泗孔廟之水流入其家淵源所渭邑北高原莊山之址葱鬱佳城千載伊始子孫家焉曰文先生之里

弘山張先生傳

門人孟秋

先主世家莊平初為諸生從中溪顏先生游獲聞良知之旨欣然有省報以斯道為已任中溪歸會孟之道而邑人士師先生若趙維新輩甚衆先生見益徽行益純令望日遠恩邑王見虞阿邑陳鐵峰諸公翕然宗之而山東興起者益甚衆是時波石徐公乃得心齋之印而接統於陽明者適參我東藩先生率諸友往從之聞天聰明之說而良知弘山集

卷四

五

之學益進先生學既有所得日與遠近同志聚樂不倦嘗曰天地間只有此是其欲罷不能之時乎乙巳夏秋得領先生教明白簡易精透直截遂受學焉先生教之每曰學先透性透得此性只是順性此外無學蚤歲論學嘗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如愚惡臭如好好色此便是天聰明若有一毫作好作惡便非天體其論著察則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乃天體流行何等著察也中歲授華陰訓尋致仕歸居山中論慎獨則曰

在天謂之無聲無臭在人謂之不睹不聞在中庸

謂之中和在大學謂之至善一而已矣故君子慎

之論孔子之學則曰世之英傑始于知其可而為

之知其不可而不為只一知字便屬在我而非天

然之知惟不知其可而所為自可不知其不可而

不可者自不為斯所謂無可無不可也斯謂之良

斯為孔子之學以至克己復禮之說形色天性之

說功夫本體之說諱諱發所自得載之教言者可

稽也嗚呼先生之造深矣言約而義精學正而道

及予將安歸悲夫

大擴先儒所未發者時海內理學若近溪羅公頴
泉鄒公相與印證莫不信服兩建書舍以風四方
而來學者日以濟濟先生之道亦既見於時矣惜
其厄於所遇而不得大展其學於天下也先生平
日不作詩不談禪不用術士不事著述樂志有光
風霽月之懷應事有閒雲流水之適和而莊恭而
安孝友孚於宗族忠信重於鄉閭化教僅行於一
邑聞望實隆於四海此先生歷行之大端非小子
所能盡述者也嗚乎哲人既逝儀刑日遠瞻望弗

先生墓表

張元忭

不以正嘉之際王文成公倡道於姚江維時及門之士自大江以南無慮千百人而淮以北顧寥寥焉誠阻于地也既一再傳諸門人高弟各以其學流布于四方然後一二傑者始興起於齊魯燕趙間而其毅然有樹超然獨得僕有出半及門諸賢之上何哉今夫世謂之家其子弟有父兄之教或不能率有父兄之書或不能讀其得之也易故其守之也不堅如是而有成者十無一二焉壅牖繩弘山集

卷四

八

山教言數十條示予予受而讀之既終業嘆曰文成之的傳其在茲歟江以南諸君子著書以明良知之言者多矣大都高者或過于玄遠而無當其次或湊泊牽附而未融于甚愚下誠不能無逆於心今觀先生書簡直融貫無一言不本於心得無一言不契於宗旨其最著明者有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有曰真知是念念自懲真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有曰真知是念念自懲真弘山集

卷四

九

知是慙慙自窒懲忿如沸釜抽薪塞慾如紅爐點雪摧山填壑愈難愈遠凡此類直揭本體非高遠非湊泊即令文成復起且首肯之矣斯道將不在先生歟先生名後覺字志仁自蚤歲為諸生獲聞良知之說於兩公輒自信此心與仲尼無二久之益深思力踐洞朗無礙已又以取友未廣為愧耻於是南結會於喬山西結會於丁嶺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學者舉知有弘山先生江右中溪顏公波石徐公而得之者也一日出弘

郡新泉鄒公視學東藩為先生兩建書院曰願

學曰見泰先生北走燕南走金陵入水西日與四

方諸同志證其所學歸而與其門人孟子成秋及

趙維新輩日夕相琢磨蓋不知其身之不遇

與老之將至也先生狀貌魁梧美鬚髯軒眉廣額

見者傾歛其事親孝遇宗黨有恩與人交恂恂恭

讓里中稱長者其仕終華陰訓當在華陰時會大

農殯者亡筭先生獨無恙奉檄視篆未匝月起仆

弭亂境賴以安家居踰二十載以萬曆戊寅七月

弘口集 卷四
三十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其明年三月十五日葬

於城址十里原之先塋其世次具其父東社公誌

中其子一本介於子成請予表其墓嗚呼先生仕

不顯于時其學之可用僅一試於華陰而平生又

不喜著書向微門人錄其教言以傳則遂沒沒而

已乎雖然以先生卓爾之見上接乎文成則其人

雖死其神固不死也又豈以書之傳不傳為顯晦哉

世有知先生者當不以予言為過

弘山張先生祠記

王汝訓

嘉隆間茌平張弘山先生倡道齊魯之間士人

從遊者以百數獨同邑孟符卿得其宗符卿由甲

第荐陟九列粹修懿範士論歸之卒之日臺使鍾

公檄縣建祠祀于鄉萬曆庚子郡守李公行部過

邑額謂諸生曰符卿之學淵源先生祀符卿不及

先生其何以揚榷明德而明師承所自乃屬縣卜

城西北隅易地建祠前後各三楹肖像其中斥買

祀田二十畝諸子姓歲時蒸嘗如儀逾年辛丑長

弘山集 卷四
君一本屬汝訓記成事不佞嘗謂吾郡密邇鄒魯

歷千餘年而正學湮沒弗振豈惟沉痼詞章聲利

之習病在牽文拘古帖括自耀譬言如棄人盛談猗

頓之富而棄其家寶是以多識而愈晦縷折而益

離至國朝弘正間穆文簡公王文定公崛起東

土各以理學自命由是吾道始振先生自為諸生

厭治博士家言下惟發憤潛心理性已闡良知之

學于波石徐公伏思穿几至忘寢食一日豁然悟

曰吾今而後知學矣理品節萬殊吾知以吾良而

非探索事曲折萬變吾循良而應而非強合是道也
橐鑰子與氏至姚江啓其扃鍵雖當時及門之士不能驟解先生私淑遺言洞契宗旨反復提誨直指本體汎掃一切支離之習聽者初駁其徑易
久之益信服如呼寐解醒人人自以為快或問朱子先生曰若盍體察吾心良心之所同者吾更心之所異者吾異之舍已而區區紙上之益之障也聞者灑然先生精義造約氣和養
利兩歲荐仕華陰訓導攝邑事會地震多起朴弭弘山集

卷四

十二

益功尋解綬歸門弟子益進督學鄒公郡守羅公兩建書院居之海內名賢過往山咸紓輶請益先生猶孳孳取友于四方垂老力學不倦門人勸之著述曰六籍備矣傳道以言孰與傳道以人勉旃在二三子世倍方詣講學以歸聲者談天語聖超然自以為頓悟而中鮮實詣遂聚天下賢者于偽先生繩趨尺步自童卉以至白首無間言故非有所承籍學士大夫慕雲合景附此足以明真心之契合無論遠邇顯晦矣先生沒後門人梓

真教言若干篇少宗伯楊公官諭張公盛推基學得姚江法門李公甫下車之日首事表章無亦精神氣節驗甚而相符與公既祠先生于邑又于郡城建廟暨祠祀王穆二公暨符卿與先生夫以吾郡理學寥寥遭際聖世名儒頃皆相望寰地氣與運偶會而生柏亦風化相感以勸其成也先生不階名位橫徯哲之未發振正學于丈牕以視三君子力勤而功倍吾嘗志學之士其以先生為鵠矧郡大夫標軌樹風吾知其相率而趨于道蒸蒸盛弘山集

卷四

十三

矣先生名後覽字志仁人稱弘山先生李公名士登號瀛陽洛陽人萬曆庚辰進士

名公評兩

王龍谿先生答張陽和書云來教所述張弘山論學之言其義頗精有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直揭本體非高遠非委泊殆有契於師門宗旨其與徐魯源論學之言謂古之聖賢以一心建立萬法未嘗有所摹擬于前况於動靜語默食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摹擬之而後謂之學乎陽明先生揭出致良知三字真是千古之秘傳弘山集

卷四

十四

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為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入聖之捷徑也尤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確然不易乎世者矣

王泓陽先生郡人物志張後覺字志仁在平人事父母至孝居喪哀毀骨立三年不御私室早歲得王文成之學于顏博士鑰屏棄舉業深思力踐錙隆冬盛暑不爐不扇久之充然有得嘗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又曰真知是忿忿自懲真知是慤慤自窒懲忿如沸釜抽薪窒慾

如紅爐點雪摧山填壑愈難愈遠當時門人孟秋

趙遠趙經新獨契宗旨海內名流道在山者往往紓軫請益督學鄒善郡守羅汝芳兩建書院集齊魯諸生其中延升席使為都講以歲薦薦仕華陰縣訓導會地震視邑篆起仆弭亂境內安堵歸之日士民遮道泣送里居教授所著有弘山教言

王見虞先生牧壽先生序隆慶壬申先生孺人偕稱七十人日乃先生獄降之辰諸縉紳學士率有言以賀牧事先生久受教最深乃申之以私祝曰

弘山集

卷四

十五

諸君子亦有記漢儒林傳否漢承秦火齊魯先生裒集六經家各一說人持所見其以經術進者為國家圖大政決大疑不自為也曰臣師誰也師說云何而當時天子習其教不違其情國家有大政有大疑疇而容之曰汝師誰也師說云何而申公時以師顯其不然者獨抱遺經與之終始曰吾所受於師者然爾皓首不敢易一言故亦能各以其學名世夫直經師爾猶然信今而傳後我弘山受學中翁得聞粵中心學之傳而毅然以孔聖為可

自始學至從心務識本性不假知見不落言詮
從事於無可無不可之學而其曰世之忠臣義

士其一時成就非不傑然有立皆始於知其可而
為之知其不可而不為乃孔子無心於可而可者

自為之無心於不可而不可者自不為孟子曰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孔子也知孔子者孟子而已督學鄒公聞先生學
招留省郎以風多士兩建書院悉先生主之精神

孚契如春風鼓舞萬物皆有生意時出一語心目

弘山集

卷四

十木

躍然談詩解頤不啻如匡章輩乃化隆室虛教被

方隅豈天心尚有在耶牧遠去京翼墨守一說

以自淑無能褒揚先生之學余罪也余罪也先生

門人張子仰峯孟子我彊從子忠菴皆以進士領

天子之下邑日將入覲清光給事左右倘從容為

上言曰臣師誰也師說云何將無有安車蒲輪以

迎如申公者乎先生必能為國家建萬世無窮之

計不至默然一語而退後世輯理學言行錄當必

以先生為首稱而因以嘉孺人之多助此其為壽

遠矣乃園海屋問三老偃仰呼吸以求所謂壽此
野人芹也不敢獻

弘山集卷四



弘山先生教言後序

先生之門人孟子成氏遊宦永平
之昌黎以達範日遠乃取平日教
言刻之自勵先生聞之曰嘻言不
可孰以為至也前之所是者今或
以為未是今之所謂已然者後或
以為未是令之所謂已然者後或
教言後序

以為未然學問無窮安可孰以為
至誰吾言之尔與衆共商確之耳
刻何為哉辭復於先生曰道貴
公諸其人耳一人聞之不若百萬
人聞之之為廣一世誦之不若百
千萬世誦之之為長為其鳴於世
則之則不可刻不可也雖刻之尤與天
下後世共商確之耳使今日言之
世共是之也非吾一人執之以為是也
天下後世從而改之必與天下後世
教言後序

人恐夫人據述而遺心是之以吾之

自誤者而誤人也。軒曰：是亦即寫

先生之真耳。先生之道在心。先生

之可以喻諸人者，由心之言也。先生

長矣。羣弟子離散，多處。其時猶

不能記先生之言以附書紳之末。况

蔡言後序

三

後世欲因言以識心也得乎？雖然至
寶在途，乃瘞之而不為世重見之者。
之過也。使後世以真感真，諒必有
得先生之心者。復以所聞教言條附
之，敢忘狐裘羔袖之謙。

萬曆二年冬莊平門生趙維新頓首序

弘山先生語錄後序

萬曆丙子春，愚宰黎聞弘山先生

北遊燕郊，會楚侗諸公，相與論學，

印孔門正脈，愚遣人迎之至昌黎，則暮

春矣。是時館於蕭寺，講於書院，鄉

先生及生徒素悉學者數十人，晨步

語錄後序

一

相繼請益不間，既而登水岩寺遊觀海
亭，瞻仙臺頂對五嶠三岫之奇，海山之
大觀，備覽之矣。允所至，諸生從之遊
質疑，求正先生循誨之疊，不倦每聆
教言，即時紀之，備在語錄中，雖精微妙

旨，非諸生可悉而聞。其大端爾，宛然

授受意也愚収而集之為一帙將以備誦

法也時戊子夏愚如京執此以往一日出示

復所楊君玩之曰此文成之真傳孔門之

正脉也愚請序諸首楊君欣然就焉

適浙之樂君在一覽而悅諸心銳立謀

梓之愚不敢隱遂携志所謂聲應氣

求二君之謂乎我先生之學得楊君之

文而益彰得樂君之傳而益遠矣至

於性命微言孔孟宗旨錄中具載達者

聞之當自見矣何敢復贅愚感二君美

意備述諸篇末云爾

萬曆戊子六月門人孟秋頓首拜書



宏山集四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張後覺撰後覺字志人號宏山茌平人官華陰

縣訓導嘗受業於尤時熙明史儒林傳附載時熙

傳末其學源出姚江推闡彌深而彌墮禪趣是集

凡教言一卷語錄一卷皆其門人趙維新所編第

三卷爲後覺所作誌銘一篇詩三篇書五篇第四

卷附錄傳誌之類教言語錄皆窅冥恍惚之談動

稱顏山農其宗旨可見詩文皆不入格尤不諳體

例如爲其父作誌題曰明故先考府君墓誌銘夫

語錄後序

明者當時帝王國號也明故先考是誰之先考乎